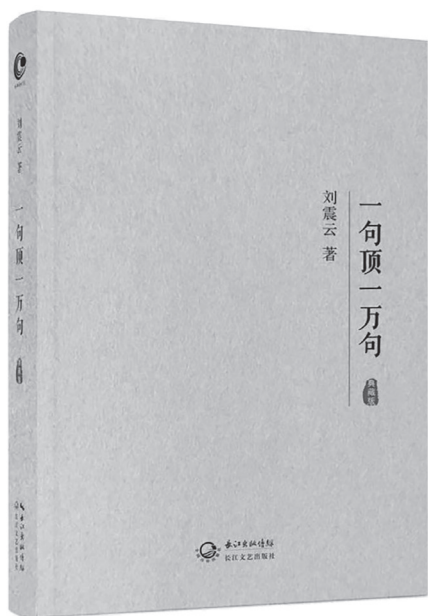


# 走出封閉千年的圓圈

—評劉震雲長篇小說《一句頂一萬句》

■ 石衡潭

中國社科院宗教所



**摘要：**劉震雲長篇小說《一句頂一萬句》呈現了幾千年來的生存狀態，就是重複、迴圈、孤獨、虛無、無意義、無可傾訴、沒有出路。本文通過分析小說的圓形結構、重複情節、重複語言與句式、說話與傳話等方面，論證了這一事實並說明了其所體現的意義。同時指出：作者也試圖通過傳教士老詹與其徒弟吳摩西一生行跡來尋找這種圓圈中的出口，給讀者留下了隱約的線索，並從而開啟了《聖經》與《論語》的超時空對話。

**關鍵詞：**重複；迴圈；孤獨；尋找；《論語》；《聖經》

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呈現了千年以來有話無人可說、遇事照前人去做的中國人生存狀態以及處於其中的憤懣、焦灼、掙扎與無奈的精神狀態，就像小說中的瞎子老賈體會的那樣：「瞎老賈閱人多了，倒把自個兒生傷了心，因為在他看來，所有人都生錯了年頭，所有人每天幹的，都不是命裡該有的，奔的也是白奔；所有人的命都和他這個人別這勁和岔著道。」同時，作者也試圖尋找這一封閉千年圓圈的突破口。

## 圓形的結構

從結構上看，整部小說是一個圓形結構。小說以延津為中心畫了一個大圈，上半部是出延津記，最後寫到吳摩西迫於習俗和輿論的壓力，帶著養女巧玲去尋找與人私奔的妻子吳香香，結果，不僅沒找到吳香香，反而在路途中把養女巧玲也弄丟了。這時候，有家難回，有國難投，忽然想起與他有類似命運的私塾老師老汪，據說失去愛女之後他去了寶雞，於是，吳摩西也前往寶雞，在那裡落下腳來。這是他的生存尋找，更是他的心靈尋找。火車上中年男人問他的問題，「你從哪兒來呀？」「你去哪兒呀？」「你叫個啥？」更是個個觸目驚心，直指心靈。叫他一時不知如何回答。那時，他才二十一歲，可姓名已經改過三遍，一開始叫楊百順，後來叫楊摩西，與吳香香結婚後叫吳摩西，於是，他回答問話人，你叫我羅長禮吧。這說明，他一直都沒有找到這三個問題的真切答案。羅長禮是他小時候崇拜的人物，是一個站在生死之間喊

喪的人。在精神上，他轉了一圈，還是回到了原點。

小說下半部回延津記寫的是巧玲的兒子牛愛國的生活，最後，他也是出於習俗與輿論的原因，不得不去尋找同樣跟人跑了妻子龐麗娜，同樣，他不是真找而是假找，在尋找的過程中，他想起自己真正要尋找的是母親曹青娥（也就是巧玲）的話或心願、他姥爺羅長禮（吳摩西）的話或心願。他沿著僅有的線索，從沁源回到延津找曹青娥生父姜虎家的後代姜素榮，又從延津到咸陽找羅安江的妻子何玉芬，最後，還打算到廣州去找羅曉鵬，這是他的尋找姥爺羅長禮（吳摩西）的話或心願的最後線索。一直忙於現實中生存罔事的牛愛國忽然把尋找五十年前、六十年前、七十年前的人當作最緊要的事了，這正是對生存意義、生命意義的尋找。小說在這裡戛然而止，沒有將這個圓圈閉合，尋找仍然在路上，最終會找到什麼：不知道。但這至少意味著對現有生存的不滿足、對新生活的盼望。中華民族在這種循環往復、沒有出路的生活持續了數千年，終於想到要有所突破了。

### 重複的情節

與圓形結構相應的是情節的重複，也就是人物命運的重複。大的方面是吳摩西與牛愛國祖孫兩代人命運的重複，當然，也不是完全重合，而是大同小異，即同樣的故事在另一個時代與環境中重演和翻版，此外，在很多地方也體現出這種重複。最多的重複是男歡女愛、偷情私奔，牛愛國的妻子龐麗娜先是與開「東亞婚紗攝影城」的小蔣偷情，最後跟姐夫老尚跑了，浪跡天涯，當初，牛愛國殺了他們的心都有，沒有想到，後來，牛愛國自己在泊頭卻與好友李昆的妻子章楚紅也一頭紮進了婚外情之中。而李昆也是到張家口販皮毛認識了章楚紅，才與自己髮妻離婚，另娶章楚紅。跟章楚紅結婚後，他也經常在外面沾花惹草，還因此得上了髒病。七十年前那個販毛驢的老裴在內蒙也與蒙古人的妻子斯琴格勒偷情，他差點被蒙古人追殺。後來，此事一直成為他妻子老蔡和妻兄抓在手中的把柄，使他抬不起頭來。就是最守本分的曹青娥也有過類似的經歷，與牛書道成婚之後，對他不滿意，一天夜裡吵架之後，突然想起曾經與自己

談過戀愛的拖拉機手侯寶山，此時，曹青娥已經有身孕，她卻扛著肚子挨著村子去找侯寶山，等她終於找到了，才突然明白：「她找的侯寶山，不是這個侯寶山；她要找的侯寶山，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死了。」這說明，日光底下無新事，人類的慾望和罪性都始終相同，只是看有沒有相應的條件和誘因。

小說中也多次出現了想殺人的情節，卻又因種種原因而化解了。老裴想殺用理把自己繞暈的妻兄蔡寶林，只因他半夜遇到了為了找丟失的羊而不敢回家的楊百順，才改變了主意，他救助了楊百順，也等於救了自己和蔡寶林。楊百順想去殺給他爸老楊出餽主意讓自己上不成「延津新學」的趕大車的老馬，卻在馬家莊村頭遇見了與自己兒時同樣命運的來喜，也醒悟過來，把來喜帶到了溫暖的鎮上。吳摩西還想殺通過倪三背後使壞的姜家人，卻殺死了姜家的一條狗。吳摩西在火車站前終於找到了私奔的吳香香和銀飾鋪老高，本想用手中的牛耳尖刀結果了他們的性命，可看到他們兩人相親相愛、無話不說、心領神會的樣子，又改變了主意，轉而避著他們了。連曹青娥在遇到難處的時候，也說出了「除了殺人，我還想放火」的話語。這說明中國人生活的逼仄，遇到想不開的事情，只知道用最簡單、最原始的方法來解決。而在不同的情境下，這種情感和念頭又會發生難以預料的變化，這樣，那些揪心的問題就會得到緩解或轉化。

小說中的許多人物有姓無名，或者通常只稱姓，如老馬、老范、老楊、老魯。這也是表現人物的相似性。仿佛他們只是從芸芸眾生中隨意抽出的一個個樣本，這個人與那個人並無多大差異。每個人不管姓甚名誰，他們都在重複著相同的人生、相同的命運。

小說中還有語言和句式的重複。「已經把一件事說成了另一件事。」這句話多次在小說中重複。還有像「不是……而是……」這樣的句式在小說中也多次出現。如「皮匠老呂這麼做不是與賣豆腐的老楊過不去，而是與馬家莊趕車的老馬有過節。」<sup>[1]</sup>「飯碗丟了不是因為得罪了老蔣，或是跟哪一個人產生了是非，而是因為一隻猴子。」<sup>[2]</sup>語言和句式的重複也表現生活的停滯，毫無新內容，千百年來都是如此。



## 說話與傳話

小說中人物的生活和命運都是相同或者相似的，他們卻都陷入孤獨之中，他們找不到可以說話的人，也找不到他們能解開他們心結的那句話。人物都在說話與傳話。說話的人是憋不住話要表達、排遣出去，傳話的人則要利用這些話達到自己的目的。總之，各人都以自己為中心來說話行事。這是他們孤獨的根源，也是他們總達不到自己想要達到的境地的原因。劉震雲說：「這就是中國的生活及文化生態所帶來的孤獨。孤獨在這個人人社會是無處傾訴的。這種孤獨和西方的不同，更原始、更瀰漫。」<sup>[3]</sup>

楊家抓鬮上學使詐的內情是由老楊自己說出來的，老楊說這話是為了顯示自己跟老馬是朋友，常在一起說心腹話，而傳這話的是老呂。老呂與老馬表面上以兄弟相稱，但在背後，卻互相拆臺。老呂傳這話是衝著老馬來，卻導致了楊百順的離家出走。老楊一直拿老馬當知心朋友，凡事都向老馬討主意，沒有想到老馬卻一直沒把他當回事，還非常厭煩他說話。此話是老馬在酒席上跟老李說的，恰巧讓楊百順聽到了。儘管後來老楊知道了老馬不把自己當朋友，可老楊還是照樣遇事找老馬商量，老楊說是因為「事不拿人話拿人」，其實更重要的原因是「老馬也是一輩子沒朋友。」

這就是典型的中國人的人際關係，找不到真朋友就退而求其次吧！有個人說話總比一個人扛著強。大家都在做同樣的事，說同樣的話，傳同樣的話，人人都走不出這個自私與功利搭成的圓圈。老楊以為兒子楊百業是因為自己說了實話才決定給癱瘓在床的爹吃烙餅和肉菜亂燉，所以，他仰臉向楊百業討好地笑了笑，意思是：「下回問我啥，我還說實話。」即使是父子之間，也免不了這一套，真是深入骨髓，變成基因了。

七十年後，楊百順的外孫牛建國也是滿世界尋找可以說話的人。「牛愛國三十五歲時知道，自己遇到為難的事，世上有三個人指得上。一個是馮文修，一個是杜青海，一個是陳奎一。」隨著結識的人增多，他也向新朋友討主意。不過，最後，他發現：他們出的主意不是餽主意，就是笨主意，還

有的是心懷鬼胎，另有所圖，實在找不到一個知心的人，也聽不到一句有用的話。於是，他只能去找七十年前的人與話。牛愛國的母親曹青娥倒是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還看穿一件事，過日子是過以後，不是過從前。」不過，當時牛愛國沒有認真聽，後來也沒有認真想，所以，這句話也落空了。牛愛國他爸牛書道與馮文修他爸馮世倫本來是一對好朋友，卻因為一個幹饅頭而成了仇人，見面互相不說話。牛愛國和馮文修也是為了十斤豬肉而鬧掰。這說明了中國人友誼的脆弱性。

劉震雲還在小說借對《論語》的解釋揭示了中國人的千年孤獨：「『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徒兒們以為遠道來了朋友，孔子高興，而老汪說高興個啥呀，恰恰是聖人傷了心，如果身邊有朋友，心裡的話都說完了，遠道來個人，不是添堵嗎？恰恰是身邊沒朋友，才把遠道來的人當朋友；這個遠道來的人，是不是朋友，還兩說著呢；只不過借著這話兒，拐著彎罵人罷了。」<sup>[4]</sup>不過，偶爾也有例外。老汪本來是一個講也講不清楚的老師，他老婆也是一個凡事愛佔便宜的人，東家老范卻沒有辭退他，連管家老季的告狀也不聽。聽餵牲口的老宋傳來這話，老汪潸然淚下：「啥叫有朋自遠方來呢？這就叫有朋自遠方來。」<sup>[5]</sup>

## 哪裡是出口？

老范對老汪的善意並不能止息老汪失去愛女的悲痛，他只有靠出走遠離來療傷，實際上，就是想通過換環境來達到麻木和遺忘的效果，這是一種沒有醫治的醫治，沒有辦法的辦法。千百年來，中國人都是這樣來熬過苦難的，但是，小說還是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這就是傳教士老詹所傳的福音。

在小說中，傳教士老詹是一個人們眼中失敗的人。老詹在延津待了四十多年，七十多歲了，只發展了八個信徒，教堂也被縣政府佔用，幾任縣長都沒有歸還的意思，他自己也只能在破廟中棲身，每天讓人用自行車馱著他走村串戶去傳福音，因教派不同，還受到新鄉教會的排擠。老詹遇到落難的楊百順，見他一說就願意信，心中大喜，把他改名為吳摩西並且寄予很大希望，「想借這個



名字，像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樣，能把深淵中的延津人，帶出苦海；想在自己人生的最後階段，把天主教在延津發揚光大。」其實，楊百順是因為被染坊的老蔣趕出了門，走投無路，才跟隨了老詹，並沒有真心悔改，他對老詹的講道也沒有興趣，似懂非懂，還老打瞌睡。直到最後，在流落到寶雞時，他還給自己用了個他一生嚮往的喊喪人的姓名——羅長禮。這表明，基督教信仰並沒有進入到他心裡去，甚至，他也沒有對之加以珍惜和重視。吳香香甚至把老詹送給吳摩西的結婚禮物——一柄銀十字架讓隔壁銀匠老高給自己打了一副水滴耳墜。這也代表了延津人乃至許多中國人對基督教信仰的態度。

但是，老詹畢竟留下了一條線索、一粒種子。這就是他一生的行跡，更是他所留下的那張八層樓高的宏偉教堂的圖紙，圖紙的背面，寫著五個黑字：惡魔的私語。它雖然被歲月塵封，被人們遺忘，但始終在那裡，不知道哪一天，人們會想起它來，找到它，好好地培育它，使用它。吳摩西在老詹死後受到了感動，「老詹在時，吳摩西並不信主；現在老詹死了，吳摩西也不想信主，但老詹這個人，讓他信了。」<sup>[1]</sup>吳摩西還想用竹篾紮一個教堂，當然最後沒有完成。牛愛國也是這樣，他以往的生活、追求與夢想、高興與煩惱與信仰都沒有任何關係、任何牽連，在遭遇人生困境而苦思不得其解的時候，他想到去尋找羅長禮也就是吳摩西的那句話，在羅長禮兒子羅安江家裡他看到了那張教堂的圖紙，也看到圖紙背面的蠅頭小楷：惡魔的私語。除了這五個字外，他還看到下面還多了一行鋼筆字：不殺人，我就放火。這兩行字不是一個人寫的，卻正好相應。前一句是老詹寫的，後一句也許是羅長禮寫的，也許是不知道的什麼人寫的，但它卻表達了許多中國人的心態和心聲。我們在小說中看到，很多人都有過這樣的念頭，包括曹青娥，而這恰恰是惡魔的私語。現在，牛愛國覺得從前他認為重要的事情都不重要了，重要是找到這兩句話的解釋，它們背後的意義。小說的最後一句對話是：「宋解放：『還沒找到龐麗娜和老尚嗎？要不回來吧。』牛愛國：『不，得找。』」宋解放指的生活中具體的人和事，牛愛國則早已經不在乎這些了，他

需要尋找的是能夠解決他心靈饑渴的信仰。同樣的尋找，牛愛國的外祖父吳摩西最後不了了之，牛愛國則堅定地表示要繼續尋找。這其實是作家本人在借牛愛國之口表達中國人的心願：得找。孔子的那句話到此刻才終於得到了圓滿的注解：有朋自遠方來，不只是不亦樂乎，還得去找啊！去迎接啊！去滿懷熱情地接待啊！劉震雲到此刻才終於完成了《聖經》與《論語》的超時空對話。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馬太福音》7:7-8）

[1] 劉震雲：《一句頂一萬句》（長江文藝出版社，2009年3月），第45頁。

[2] 同[1]，第101頁。

[3] 劉震雲：《從〈手機〉到〈一句頂一萬句〉》，載《名作欣賞》2011年第13期。

[4] 同[1]，第26頁。

[5] 同[1]，第28頁。

[6] 同[1]，第178頁。

### Out of the Closed Circle for a Thousand Years

- Comment on Liu Zhenyun's Novel "One Sentence Tops Ten Thousand Sentences"

Shi Hengta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Liu Zhenyun's novel "One sentence is the top ten thousand sentences" presents the living state of thousands of years, that is, repetition, circulation, loneliness, nothingness, meaninglessness, no talk, no way out. By analyzing the circular structure, repeated plot, repeated language and sentence pattern, speech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speech,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is fact and illustrates its significanc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author also tries to find the exit in the circle through the life track of the missionary Lao Zhan and his apprentice Wu Moshe, leaving a vague clue for the readers, and thus opening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Bible and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Key Words:** repetition, circulation, loneliness, searching,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Bible.